

张一弓



南阳作家群丛书

小说自选集

撕开漆黑的苍穹，送来胆裂魂飞的雷声。一只被他打瞎了眼睛的金钱豹，在山崖上发出凄厉的尖叫。菊花雨跑来了。用亮了她受到惊吓的脸，那双怯懦的眼睛，寻找着他的眼睛。她被从头顶到脚地淋湿了，鸟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张一弓

小说自选集



南阳作家群丛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南阳作家群丛书

张一弓小说自选集

责任编辑 天 俊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丽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32000 印数 1—5000册

ISBN7-80623-106-4/I·76

定价 19.4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张一弓

一级作家，国家突出贡献专家。1935年出生于开封，祖籍新野，曾长期从事新闻工作，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新时期以来，创作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等，分别获全国第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应邀出访墨西哥、美国、奥地利等国，参加美国“国际写作计划”，并在爱柯华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学。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豹正在山崖上发出凄厉的嚎叫。菊苑
冒着大雨从她的青石小屋跑来了。闪
电照亮了她受到惊吓而变得苍白的脸
颊，使那双怯怯地寻找着他的眼睛格
外生动。她被从头到脚地淋湿了，乌
黑的头发散乱地贴在脸上、披在肩上，
水湿的蓝裙，紧紧地裹紧了细而柔韧的
腰肢，紧贴着颤动的乳房。她的
淡青色的裤脚挽在膝盖上，露出一截
象牙色的小腿，细而长的脚趾和一双
没穿鞋子的沾满泥水、枯干的赤脚。
闪电不时地把她姣好的身影显示给他。

作者手迹

《南阳作家群丛书》

编委会成员及正副主编

主 任 林炎志

总策划 刘海程

编 委	林炎志	刘海程	南 丁
	王菊梅	邓本章	黄玉钧
	田中禾	杨贵才	孙鑫亭

主 编 杨贵才 孙鑫亭

副主编 刘学林 王遂河

出版说明

一、近年来,在南阳盆地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里,集中出现了一批创作风格各不相同的作家,如乔典运、田中禾、二月河、周大新、周同宾等,他们的创作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指向和地域文化特色,不时成为国内文坛的热点,其作品如《村魂》、《满票》、《五月》、《香魂女》、《向上的台阶》、《匪首》、《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都曾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关注,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不少作品还被译到国外广为流传,很快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为了展示南阳作家群的创作实力,总结其创作经验,本社向读者隆重推出南阳作家群系列作品。

二、本丛书入选作家多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或独特风格,大体上代表了南阳作家群的整体水平。

三、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选集为主,每集作品由入选作家自己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每集作品前冠以自序或他序。

四、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河南省文联,南阳市委、市政府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7年8月

自序

我出过几本小说集,如海峡出版社收入“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张一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的《张一弓代表作》,是由我国文学界、出版界的著名专家、学者选编的,我十分感谢他们为我付出的辛劳。由我自己选定篇目的自选集,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也十分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筛选的机会。

选入自选集的作品应该是自己比较喜爱的,这一点自不待言。需要向读者说明的,还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从前两个集子中拿下几篇作品,为收入自己比较喜欢的其他作品腾出篇幅。如曾被改编为电影的《流泪的红蜡烛》、获《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寻找》,也毅然拿下来了。但我还是保留了前两个集子中曾经收入的主要篇目,如获全国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黑娃照相》。这些作品在图书市场上已经找不到了,为了能够在整体上反映我的创作状况,不给关心我的读者留下太多的缺憾,还是收到了这个自选集中。

二是收入了两篇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死吻》和《都市里的牧羊人》。我比较熟悉中原农村的生活,关注我国农民的命运。我自1979年重新开始小说写作以来,比较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大多是表现农村生活的。但我出生于城市知识分子家庭,又曾长

期从事新闻工作,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也许更熟悉一些,因而也写了一些融入个人生活经历的作品。收入这些作品,如同与读者交心,可以使读者了解作者的全貌,也许会为我今后创作题材的开掘留下悬念。

三是收入了我在创作风格和手法上有了很大变化的作品,如中篇小说《孤猎》、《黑蝴蝶》,短篇小说《夜惊》。《孤猎》发表在《天津文学》上。时任《天津文学》执行副主编的刘品清同志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变化,他在《执行副主编的话》中写道:“这是他创作风格和手法的丕变。他改变了过去惯常的、做出了卓著成绩的写法,调整了焦距,拉远了视角,通过一个深山密林里的打猎人,通过恶作剧般骚扰人类的独眼豹,通过奸滑狡诈的狼群,赋予了作品强烈的象征意义。在浓烈的象征气韵中,讽喻、神话、隐语、哲理、诗情也汇涵其间,涌出纸面。”我感到刘品清同志是很有眼力的。我还收到过读者肯定这一变化的热情洋溢的来信。我的朋友、原河南省体委主任张耀庭同志出访美国归来,也出我意外地为我带回了美国一家报纸对《孤猎》的评论,认为这是我创作历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夜惊》和《黑蝴蝶》是与《孤猎》具有同样追求的作品,由于发表在不那么受人注意的刊物上,而未能与更多的读者见面。这次也一并收入,希望能构成我在小说写作中的又一道“风景线”,得到读者的赞许或批评。

这个自选集出在我终于解脱了“公务”的繁扰、又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从事创作的时候。这就帮助我对自己以往的创作进行了回顾和思考,同时也估量了一下属于自己的不是很多也不算太少的未来。我对自己说,赶路吧,你还不到歇脚的时候。

作者

1998年6月

目 录

自序	(1)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1)
黑娃照相	(48)
张铁匠的罗曼史	(62)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	(129)
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	(186)
死吻	(270)
都市里的牧羊人	(291)
孤猎	(338)
黑蝴蝶	(371)
夜惊	(422)
附录 张一弓主要小说作品创作年表	(435)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一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为什么总要下雨呢？那无声的、细细密密的雨丝，如同编织着银色的网，和纷乱的思绪纠结一起，笼罩在地委书记田振山的心头。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车上，去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参加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平反大会。

这位支部书记离开人世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历史给人们带来多少意外的纷扰，开了多少严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人——李铜钟，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李铜钟。就是这样的一个李铜钟，临死却变成“勾结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李铜钟了。

而现在，历史又作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尽管县委、地委

* 发表于《收获》1980年第1期。

对于李铜钟的平反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作出平反决定以后还有一些同志对此忧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还是决定亲自参加这次平反大会。为了让活着的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个阔别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个被野草覆盖着的坟头上去,为一个戴着镣铐的鬼魂去掉镣铐了。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颠簸着、急驶着。田振山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山风把无声的细雨吹洒在他刻满皱纹的脸庞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十九年前的奇异的故事……

二 春 荒

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1960年春天。

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光面净的库房旮旯里,偷偷哭起来:“老天爷呀! 噯噯噯噯……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挎要饭篮,噯噯噯噯……”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杠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传染给那些掂着饭罐来食堂打汤的老婆婆们,接着又传染给那些家里有孩子喊饥的年轻媳妇们,再往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无法抗拒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响着,李铜钟从大队部跑过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要伤身体哩。我眼下再去公社问问,说不定统销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书。这个百里挑一

的强壮汉子，也明显地饿走样了。他眼皮虚肿着，好像能掐出水来，四方脸庞上塌下了两个坑儿。但他颠拐着七斤半重的假腿向村外走去的时候，却把屋里人张翠英递给他的柳木棍扔得远远的，穿着褪色军大衣的五尺四寸五的身个儿照旧挺得笔直，网着血丝的黑沉沉的大眼睛里还在打闪哩。那姿态和眼神都仿佛告诉大家：这个复员兵，还能打几仗哩！

李铜钟的心里却是沉重的。当他想着要向那位“带头书记”杨文秀要饭吃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和忧郁。

“带头书记”原来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他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渐渐感到，在县委大院里，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区、乡工作经验的人，往后能当上秘书，写一点“遵命文牍”就算到顶了，“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大发头”啊！因此，1958年，他积极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从此，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之内拿出符合这种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了。比如他来十里铺上任以前，听说理论界提出了一国能不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他立即感到这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依此类推，得出结论说，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公社当然就是十里铺公社。因此，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他每天都要吸两包烟卷，那双好像用小刀子在脸上随便剃出来的小眼睛总是眯细着、眨动着，闪烁着诡秘的光，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在前头，选择县委书记田振山没有外出的时机，向县委报喜。

过分卖力的时候，动作是容易变形的。上级意图——且不说这意图是否正确，一经杨文秀加工，就会变成一幅极其夸张的漫画。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

的铁器，门鼻、门搭勾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群”里，吓得李铜钟的屋里人连连祷告，千万别叫炼铜，因为她的男人是“铜钟”。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又指示各队：“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粉要擦在脸上。为了充分表现报纸上说的那种“老人赛过老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的冲天干劲，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

李铜钟用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一切，他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演戏，在给上级演戏，巴望着受到赏识和喝彩。他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要他那花架子、木头刀。”

但是，李家寨也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得晚，一晚三分薄，秋庄稼又碰上“捏脖旱”，夏秋两季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结果，两头的“不变”落空，只是经过“反瞒产”，才实现了中间那个“不变”。正是因为这个“不变”的缘故，在十里铺公社应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李铜钟不得不跛着腿，一趟接一趟地往公社跑着，向杨文秀汇报着使共产主义变得十分渺茫的春荒问题了。

每去公社一次，对李铜钟的忍耐力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第一次，是李家寨社员一天还能吃到“四大两”的时候，也是杨文秀把县委、县人委颁发的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奖状挂到墙上的时候。

“李铜钟同志，”杨文秀的声音是严厉的，“你知道是哪些人叫喊粮食问题吗？”

“知道。”

“哪些人?”

“贫下中农。”

“你说啥?”杨文秀困窘地把烟卷举在空中,怔住了,但很快又在空中画一个圈儿,说:“新中农吧,是新的上中农嘛,同志,你的屁股不要再坐到富裕中农的板凳上了。”

没等李铜钟回话,“带头书记”已经迈着跃进式的步伐,冲出了小会议室。

第二次,是李家寨眼看就要断粮的时候,也是杨文秀亲眼看见李家寨的榆树皮已被剥光的时候。

“李家寨的口粮是有点紧张。”杨文秀避开了李铜钟的黑沉沉的眼睛。“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啊,反两眼向上的伸手派啊,不是我不愿向县里要粮食,就怕那顶右倾帽子不好戴啊!”

“你把帽子给我。”李铜钟沉声说,“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

“不要意气用事嘛,同志。”杨文秀踱着步子,说,“口粮不足,不光你一个李家寨嘛。听说地委正开保人保畜会,咱县田书记去了。等他回来,听听精神再说。你们食堂菜地种得不赖,再顶一阵子嘛。”

李铜钟,你有多么坚韧的忍耐力啊。但是,历史证明,肚子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在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以后,食堂门口传来了社员们的哭声。虽然三天前李铜钟就托人给县委书记田振山送去了一封“告急信”,并按照李家寨坐头把交椅的文化人、会计崔文的建议,在信上画了三个像炸弹一样的“!”,但还没有收到回音。李铜钟只好再一次用他的假腿,“砰通、砰通”地敲打着公社门口的青石台阶了。

“铜钟,不用说了。”杨文秀推着自行车往门外走着,“田书记回来了,县委通知开会,专门研究社员生活,你回去等着吧。”

“可眼下……”

杨文秀已经蹬上自行车，一阵风似地走了，但他回过头来喊叫：“萝卜。”

李铜钟回来了。路过好汉坡时，他觉得头晕，脚不把滑，一下子栽倒在路沟里。他一动一动地躺在积雪上，没有力量爬起来。他很想这样躺下去，永远躺下去，不再起来了。但他想起还有几百口人在等着他，想起县委在开会，说不定田书记已经收到了那封告急信。于是，他吞了几口雪，挣扎着爬了起来。当他走到寨门外时，已经挺直了腰杆，对守在寨门洞里等他归来的干部们说：“宰牛吧。”

三 “花狸虎”的悲剧

“把我宰了吧，把我煮锅里吧！”在三队饲养室里，李套老汉死死抓住“花狸虎”的缰绳，愤懑地喊叫着：“谁的主意，吃牲口？干脆把我吃了算拉倒！”

队长小宽牵着牲口说：“套叔，你掂量掂量，保人、保畜，哪轻哪重？再说，这是大队的决定，俺铜钟哥拿的主张。”

“是铜钟？”李套老汉怔住了，他没想到这是他那个残废儿子的主见。论家法，他是“领导”；论国法，铜钟可是上级哩。看来，“花狸虎”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了。“牛，牛，你牵走，这几槽牲口你都牵走，咱散伙，咱不过了！”李套老汉松了缰绳，不忍心再看“花狸虎”一眼，就坐在小板凳上，脸朝墙，哭起来。不多时，食堂屋后传来“哞哞”的牛叫声，他觉得那是“花狸虎”在叫他，好像一把刀剐着他的心，他眼前一黑，晕倒在草垛上。

几个社员把李套老汉抬到了家里。大队卫生室的王先生，拄着棍，匆匆跑来，用指头掐住李套老汉的“人中穴”，差点掐出血来，

老汉才睁开眼，把窝在心里的那口气吐了出来。

儿媳妇小声问：“爹，好些儿没？”

老公公只叹气、不吭声。

孙儿小囤儿趴在床头上：“爷，谁惹你啦？”

爷爷只叹气，不吭声。

王先生把铜钟家叫到外间，板着脸说：“人饿虚了，经不住急火攻心，没啥好方子，静养吧。”王先生叹口气，想着牛肉，拄着棍走了。

“花狸虎”已经被绳子捆住四条腿，卧倒在地上。它“哞哞”叫着，一双通人性的圆鼓鼓的眼睛，滴着蚕豆大的泪珠。它绝望地瞪着人们，好像在说：人啊，不要杀我，我还能犁地哩，七寸步犁也拉得动哩，杀了我，够你们吃几顿呢？李铜钟不忍心再看下去，悄悄离开了屠宰场。半路上，又忍不住勾回头，从拉起来的军大衣领子上看了“花狸虎”最后一眼。为了不让自己听见那“哞哞”的牛叫声，他拉下了棉帽耳朵。

铜钟听说爹晕倒了，急忙回家看爹。爹却偏过脸，对着墙，不理他。铜钟明白，爹是心疼“花狸虎”呀。记得是互助组转初级社那年，他带上复员费，跟爹去十里铺牲口市上牵回了这头牲口。俗话说，卖菜不卖筐，卖牲口不卖缰。他的复员费将够买这头大牛。爹就到山货行货场上捡了一根草绳，爹笑着说这是“金缰”，就用这根“金缰”把牲口牵了回来。一进村，爹就指着这头身上有黑色条纹的大牡牛，向组员们夸说：“俺牵回来一头‘花狸虎’，你看它那腿，就是四根柱。”家里窄狭，没处喂牲口，爹就把牲口拴到外屋大梁上。夜里，“花狸虎”啃断草绳，钻到里屋，吃了五斤棉花子儿、六斤半谷种，还把装谷种的一口新铁锅撞到地上，摔了八瓣。“中，中，”爹又摸着胡子夸说，“好吃手，准是好套活！”转社时，爹叫翠英用扭秧歌用的红彩绸，结了个大绣球，挂在牛角上。爹又把一床新